

永恆的溫度

「永恆的溫度——中國美術館藏路德維希夫婦捐贈作品選展」近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幕。此次展覽屬於中國美術館「典藏活化」系列展，也是路德維希夫婦捐贈的作品首次走進大學校園。展覽精選作品六十一件（套），立體呈現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歐洲和美洲藝術面貌。

圖為觀眾參觀美國藝術家羅伯特·庫什納的布面丙烯畫作《向運動員致敬》。

中新社

市井萬象



紫薇爛漫

今年夏天，申城高溫天氣綿綿不絕，熱得讓人只想躲進空調房。

可是，如果沒有西瓜、梅子酒、紫薇花，沒有河流、電風扇和汗水閃亮的日子又怎能稱之為夏天呢？前些日子看到一則視頻，一群外國學生穿着泳裝一個個如魚躍般跳進清澈湍急的河流，兩岸花草茂盛，夏季真是最具生命力的季節。這份清涼畫面讓人心曠神怡，反反覆覆回看了好幾遍，才驚覺開花的樹竟然是紫薇。原來紫薇也是不分國界的，就像某次在朋友英國的旅行照裏發現了蜀葵一樣驚喜。

小區裏的紫薇花開了，不是紫色，而是粉色。眾多小花聚攏在一起形成一朵大花冠，遠看，一團團立柱頭，隨風搖曳，似盪鞦韆的少女一樣令人百看不厭。

黃昏散步，喜歡走新村路沿線，因為這裏有一條「紫薇路」。在蟬鳴聲中，串串成穗的紫薇花熱烈地開着，這種叫天鵝絨紫薇，有着火紅的顏色，與火熱的今夏倒是絕配。宋代詩人王十朋在《紫薇》裏描述它「盛夏綠遮眼，茲花紅滿堂。自慚終日對，豈是紫薇郎」，說的正是這個品種吧。

我偏愛淡紫色的紫薇，似乎與它的名字更融合。看着紫薇花，就不覺想起曾經風靡一時的電視劇《還珠格格》裏文采飛揚的紫薇格格，這部電視劇有好幾個版本，但我還是喜歡林心如飾演的紫薇，端麗清雅，溫婉高貴，恰似一朵紫薇



如是我見
梅莉

花。紫薇自古以來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在詩詞中的出鏡率不亞於牡丹與梅花。唐代流行種植紫薇，唐自開元改中書省為紫薇省。白居易當年在絲綸閣值班，夏日黃昏長，不知如何打發，看到院子裏的紫薇花盛開着，於是賦詩一首：「絲綸閣下書聲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此詩創作於長慶二年，白居易時任中書舍人第二年，到了紫薇花開得最爛漫的時節。詩中「紫薇郎」是指唐代官名，即中書舍人。白居易一生過得相對比較順遂，用現代話來說是妥妥的人生大贏家，詩名可與李白、杜甫看齊，仕途又一路開掛。紫薇郎（五品）不過是仕途中的一個站點，他最終官至二品。所以，對人到中年仍屢試不第、四十六歲才中狀元的王十朋來說，白居易是他心目中「永遠的神」吧。所以才會在面對紫薇花開時，寫詩云：「自慚終日對，豈是紫薇郎」，慚愧呀慚愧，到現也沒混個一半官職的，這裏是致敬白居易。這兩首寫紫薇的詩放在一起讀很有意思，同樣是面對紫薇花，感受卻有雲泥之別，「紫薇花對紫薇郎」裏有一種志得意滿的喜悅，「豈是紫薇郎」則透露出鬱鬱不得志的遺憾。

古人喜歡託物言志，愛用「香草美人」筆法，紫薇在他們眼裏，都能與身世相聯。而我，不過是單純地喜歡紫薇花而已，如同喜歡夏日的一縷涼風、一面碧水。



▲天鵝絨紫薇。

作者供圖

命運號列車

東言西就
沈言



作為自幼伴隨着《東方快車謀殺案》不同版本成長起來的一代，對於發生在火車上的驚險故事，自然絕不陌生。以致周末行經影院，邂逅似曾相識的列車題材，加之影帝畢彼特的「生招牌」效應，於是不假思索購票「上車」，展開一段驚險「旅程」。

影片名之曰《殺手列車》，英文直譯為《子彈列車》。片名貌似簡單粗暴，實則已將發生在高速行駛密閉列車上的殺手故事濃縮點題。然而，不同於《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縝密推理橋段，也迥異於《末日列車》《屍殺列車》的恐怖營造畫風，作為動作喜劇片的《殺手列車》，血腥暴力只是它的偽裝，黑色幽默才是它的真身。

影片改編自日本天才作家伊坂幸太郎暢銷推理小說《瓢蟲》，與《蚱蜢》《螳螂》並稱「殺手三部曲」，以日本為背景，講述一眾殺手因緣際會搭上東北新幹線列車，展開一場同車廂殺之旅的不可思議故事。日本推理文學一經改編變身荷里活大片，便成功

再現東西方文化符號混搭的電影美學，交織着東洋風、歐風與拉丁風，構築出異色紛呈的殺手烏托邦。在霓虹閃爍的神秘東方城市，上演一幕由全球多宗意外連串引發的人倫悲劇乃至黑幫陰謀和江湖恩仇。

畢彼特飾演衰運纏身的「黑仔王」殺手，在歷經屢次「任務」失敗後，洗心革面、修身養性，奉行和平主義，決定低調復出，代號「瓢蟲」，計劃穩紮穩打執行簡單「任務」——代替「離匠」混上一架由東京開往京都的子彈列車，偷走裝有巨額贖金的行李箱。可惜事與願違，就在「瓢蟲」自以為得手之際，卻出人意料地與七位或冤家路窄、或素昧平生的國際超級殺手狹路相逢，遭遇連環夾擊，由此展開一場運氣與宿命交戰的極速驚險旅程。

來自世界各地、個性鮮明的七大殺手，各自登上子彈列車，身懷絕技卻又各懷鬼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水果雙煞」黑白學生兄弟「柑橘」和

「檸檬」，受僱營救「白色死神」之子兼帶回贖金，不料卻在志得意滿之際落得人財兩失，面臨清算絕境和生死考驗；拉美毒梟「野狼」，一心為婚禮上死於非命的愛妻尋仇，不料卻大仇未報身先死，含恨命赴黃泉；用毒高手「黃蜂」，變裝伺機殺人奪財，不料卻為非洲樹蛇反噬，身中劇毒而死；心機女生「王子」，憑藉人畜無害外表設局謀害重男輕女的生父「白色死神」以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不料卻聰明反被聰明誤，喪命於復仇車輪之下；退役殺手木村，孤注一擲為墮樓幼子復仇，卻不料中計受伏，被迫受制於人；退隱高手「長老」，為守護家人踏上亡命之旅，在與「白色死神」力量懸殊的終局之戰中，卻如有神助意外報仇雪恥。

一如電影中貫穿全片的台詞：「所有的意外都不是意外」，當環環相扣的意外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意外的製造者們在幕後黑手精心布局下踏上同一架死亡列車，引爆

你死我活的連場激戰，改寫生死攸關的各人命運。作為手握生殺大權的操盤者「白色死神」，機關算盡卻也終究難逃棄女的復仇子彈。貌似衰神附體的「瓢蟲」，卻開關難過關關過，一次又一次逢凶化吉、轉危為安。原來，瓢蟲甲殼上的七星，意味着以自身背負厄運為他人帶來好運。作為西方文化中「神的信使」，以及日本文化中「太陽神的天道蟲」，瓢蟲與生俱來追求夢想的勇氣與信念，最終轉運獲得幸福。

在危機四伏的「命運號」列車上，運氣與宿命不過是命運車輪交替前行的二重奏，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安之若素。既然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又何必因為缺少愛而扭轉？又何必因為失去愛而瘋狂？因果循環，唯有通透透明，才是人生苦短的不二解藥。因着通透透明的緣故，即便是一套卡通版《湯瑪士小火車》，亦可洞悉紛繁人情世故；即便是一套基礎式「呼吸吐納法」，亦可平服內心千軍萬馬。不信，且看《殺手列車》。

素食

而，學校反饋說，他們經過認真考量，認為一周三次肉類是完全健康的飲食搭配。對於這樣的決定，我們和學校其他家長坐在一起聊起這個話題，才發現這個還真是飲食上的「文化差異」。

德國家庭中素食主義者比我想像的還多，當然大部分都是會吃雞蛋甚至吃魚的「非絕對」素食主義者，只有極少數是連雞蛋都不吃的。來自這樣家庭的小孩在家裏的飲食大都清淡又簡單，所以對於學校素食為主的午餐，完全沒有異議。

跟我們一樣希望學校「多給小孩吃點肉」的，大都是來自亞洲的家庭，比如說日韓的、越南的和我們華裔。多聊幾句後大家發現彼此的困惑都是一樣的——為什麼德國學生吃素還能長得又高又壯？吃素的家庭，特別是嚴格吃素的那種，光靠從豆類中攝取植物蛋白真的能保證成長中的小孩健康發育麼？

這一聊就越發覺得無法尋找到答案，這一句兩句也沒辦法弄清楚，已經需要專家來解疑了。抱着這些疑惑，我有時候也會好奇地問問小朋友學校的同學，他們對於午餐怎麼看。

「我們家是素食主義，我爸媽都吃素。不過我看情況吧，如果遇到好吃的魚，我也會吃的。極其偶爾的，嘗一點肉我也不介意，特別是做得好吃的！」



柏林漫言
余逾

每次和國內的長輩聊天，他們都會關切地問我在家給兩個小朋友做什麼吃。他們總會問「雞蛋吃了沒有？牛肉、雞肉、魚都合理安排沒有？」老一輩當然都是希望小孩能多吃點，長高點長壯一點，而在他們的觀念裏，多吃雞蛋多吃肉才能最有利於長身體。

然而在德國，好像人們並不這樣想。至少，從我們家小朋友他們學校食堂反映出來的，是完全不一樣的飲食理念。

「你們今天中午吃的什麼？」我時不時會問小朋友在學校吃了什麼。

「土豆沙律，豆腐。每天都是土豆土豆土豆……」

「沒有肉麼？」

「偶爾有點香腸，肉丸子，或者意麵的肉醬，算麼？」

「還有呢？」

「一周或者兩周有一次魚吧，但是我不喜歡，很不好吃。」

對於學校食堂，小朋友們總是怨聲載道，不好吃又吃不飽。於是，那次學校開家長會，徵詢意見和建議，先生便提出了希望午餐至少每天有一種新鮮的肉類。然

台北，期待藍天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朋友問去不去觀選，我說想去但有點怕隔離。目前入境台灣要接受「3+4」防疫隔離，和香港一樣，不過台灣的「3」不包含入境當天，所以要在酒店隔離四個晚上，其餘四天「自主防疫」和香港一樣比較彈性。

香港傳媒一向比較重視台灣地區的選舉，一來兩地民眾關係密切，二來兩地都有選舉，但選舉制度和不同，像二〇〇四年的阿扁「兩顆子彈」事件，就讓香港人大開眼界，四年前韓國瑜在高雄「翻江倒海」也很有看頭，最重要的是，每次台灣選舉總是牽動兩岸關係，「九合一」這種地方和基層政權選舉也不例外。今次選舉與以往有很大不同，除了是四年一度島內各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政治勢力版圖重新劃分，還是兩年後「大選」的前哨戰，更重要的是，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八月初訪台挑釁中國主權，美方連番出手狂打「台灣牌」，蔡英文當局積極配合，北京以圍島軍演逼以顏色，台海「烏雲密布」。各方都高度關注，在兩岸關係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執政綠營在二十二個縣市長中能夠拿下多少地盤？在野黨能否另闢蹊徑動員更多選民支持？而二十二個縣市長爭奪戰中，最激烈亦最受矚目的非台北市長莫屬。

據悉，共有十二人報名參選下屆台北市長，為歷來最多，真正有實力問鼎市長寶座的三名參選人分別是代表民進黨的前「衛福部長」陳時中、為國民黨「披甲上陣」的「立法委員」蔣萬安，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無黨籍的黃珊珊。陳時中抗疫時期的言論和做法備受



▲台北市市區夜景。

新華社

爭議，但擁有執政黨的龐大資源，黃珊珊得到前上司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力挺，而筆者比較看好蔣萬安，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這次競選他公開亮出蔣家後人的招牌。

六年前，就是朱立倫「領軍慘敗」那一役，剛從美國回到台灣不久的蔣萬安，首次參選「立委」旗開得勝，為國民黨奪得寶貴一席，當日筆者和香港採訪團一行到他的競選辦公室，一臉倦容的他和我們分享勝選感受，還提到他的名字「萬安」的來歷，他的助理解釋說，蔣萬安在競選過程淡化蔣家人的身份，全憑個人實力、個人形象打贏選戰。的確，當年三十八歲的蔣萬安年輕、俊朗、擁有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博士頭銜，被視為國民黨明日之星。而在上個月，蔣萬安在台北舉行《台北，萬安》新書發布會，書中專門有一章「關於姓蔣這件事」，提及他上高中才知道自己「蔣家」的身世，蔣經國逝世那天，他下課後拿起球衝往球場，老師攔住他說：「你爺爺去世了，怎麼還跑出去玩？」蔣萬安特別強調，姓蔣對他沒有什麼幫助，他當「立委」是民眾一張一張選票換來的。

六年前故意淡化身世，而今打正蔣經國孫子的旗號參選市長，經過政治歷練的蔣萬安改變選舉策略，顯然經過

深思熟慮。幾個月前，對於民進黨當局提出要拆除中正紀念堂老蔣銅像、改造紀念堂外觀，蔣萬安直斥「政府吃得太飽」，強調紀念堂是台北市民共同記憶、是歷史一部分，不容少數官員或政黨片面改變。寥寥數語，犀利有力，與其說是保護蔣家先人，毋寧說是保護歷史。老蔣功過固然備受爭議，至於蔣經國，即便是綠營支持者，也有不少承認他對台灣經濟起飛和改善民生作出的貢獻。近年蔡英文當局天天搞政治，卻無力振興經濟改善民生，今時今日以蔣經國孫子身份爭取台北選民支持，絕對是明智之舉。另一方面，泛藍陣營山頭林立四分五裂，幾乎每次敗選都與內鬥有關，但島內從深藍到本土派，都一致對兩蔣、特別是對蔣經國懷有敬意，因此，打出蔣家正藍旗，以蔣經國孫子身份參選，有助集結泛藍各個派系各路人馬，共克對手，再加上台北藍大於綠的基本盤這個因素，說蔣萬安贏面較大，恐非一廂情願。

台北市長一職，在台灣政壇舉足輕重，更被視為爭奪台灣領導人「大位」的踏腳石，藍綠兩黨都志在必得，極大機會參選二〇二四年「大選」的柯文哲，當然亦希望能夠交棒給舊屬黃珊珊，預料未來兩個月必有一番惡戰。